

『人民的语言学家』

张伯江



中的寥寥数语，我们难解其详。本书作者却能详细征引有关记述中涉及的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和日常生活面貌，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那短短的一年京华履历，给吕先生的政治见识和民生体验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

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我看来，就在对吕先生前半生这些重要经历的钩沉索隐般的悉心考证。这些考证，为我们揭示了青少年吕叔湘的人生底色，也帮助我们寻绎出了一颗伟大灵魂的塑造历程。在吕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吕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语言学家江蓝生先生曾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吕叔湘》画作序，江先生称吕叔湘先生为“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也是了解吕先生后半生事迹的语文学同道的心声。先生之所以成为人民的语言学家，是跟他早年植根人文，体味民生，追求理想的经历分不开的。这部书的前半部，从丹阳写到南京，从苏州追述到英国，又追随作者主从成都到南京、上海、北京……作者带着我们，用吕叔湘先生的眼睛经历了上个世纪初的江南社会，三十年代海外游子的求知与思乡，抗日烽火中大西南知识精英群体的文化坚守，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爱国学人对新政权的热爱期待和奔赴。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一个从江南小镇走出的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清了民族的命运，如何感悟了历史使命，如何坚定了人生的方向。

作为一位学术巨人的吕叔湘先生，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他学术品格的塑造，也都是起源于青壮年时期。本书作者对吕先生英文功力的锻造、汉语语法兴趣的发轫、教育情怀的萌生等，都做了追溯源头的努力。作者认为，吕先生晚年谦称的“杂家”二字实为吕先生身为“通家”的知识结构的真实写照。语言学家俞敏先生也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记得王引之说过作学问有三难：学、识、断。我看还应该加上组织综合能力跟抽象能力。要培养这种能力，自然科学训练很有用。叔湘先生有这么大成就，可能得受过他的自然科学训练的力。”俞敏先生深知吕先生学术素养的来历，才下此断言。在吕先生八十大寿、九十寿辰之际，以及百年冥诞的日子里，学者们对吕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经验做了多方面的总结。如今，先生百廿诞辰之际，由江蓝生先生主笔的《吕叔湘评传》也将问世，该书侧重于评述吕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是中国语言学在新时代继往开来的理论成果。这部学术评传方有林老师这部侧重于生平的吕先生传记两相映照，恰成对吕先生学术遗产的最好纪念。

方有林老师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多年，吕叔湘教育思想的研究是他最有心得的。几年前，他就著有《语言学视角，科学化追求——吕叔湘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一书，并编著了《中国现代著名语文教育人物·吕叔湘》，对吕先生的教育思想做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并初步梳理了吕先生求学、从教以及领导语文教育改革的人生履历。我们眼前这本新的传记，既可以说是前一部著作中《吕叔湘评传》的扩展，更可以说是前著理论总结的延伸。吕叔湘语文教学思想的精神贯穿了这部最新传记的全书，吕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成为他教学思想的最好注脚，也使得教育者吕叔湘、翻译家吕叔湘、语言学家吕叔湘、共产党员吕叔湘这几个为人熟知的侧面，在吕先生的理想追求和民族情怀这个至大主题上，建立起完整的逻辑联系。阅读此书，我最深的体会就在这里。我也愿意借此机会，把这个感想分享给此书的作者和读者。

2024年孟冬于北京

(本文为语文出版社《吕叔湘传》序，标题系编者所拟。作者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建水县，近年来渐渐走出闺中，得到无数赞美——“中国最后一座活着的古城”、“当今中国古典生活世界的活化石”……比利时汉学家麦·约翰感叹：“我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

建水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明洪武年间扩建为砖城，至今屹立不倒。始建于元代的建水文庙，如今保存完好，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文庙。还有典雅的朱家花园和堪称古建筑博物馆的团山村，外加早已成为网红的建水米轨小火车，使得建水成为极为热门的旅行地。

八月的建水正是游客最多的时候，不过我的“寻桥之旅”却相当安静。一座老桥隐于建水乡间，自顾自美丽，几乎与游客绝缘。唯一例外是被列为全国文保的双龙桥，它名声在外，早已成为建水地标，与文庙、古城朝阳门和米轨小火车并称为建水旅游的“四大件”。双龙桥两侧河边和旁边的白家营村总是停满了车，河边站满了拍照的游客。双龙桥位于建水城西，横跨泸江河与塌冲河，因两河在此交汇，形如双龙而得名。站在河边远远望去，眼前便是双龙桥的古朴之美。全长148米的它横亘于河面之上，桥楼飞檐翘角，一个个桥洞与水中倒影汇聚成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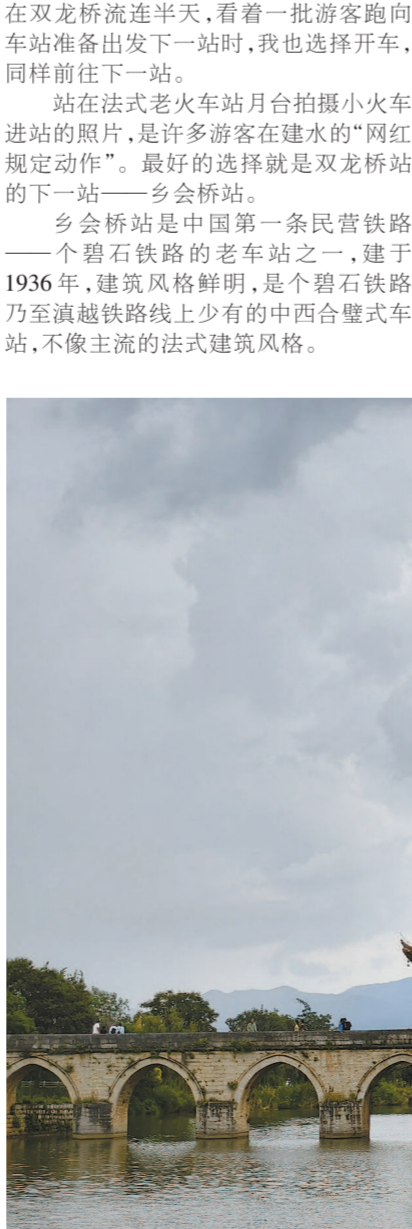
双龙桥始建于乾隆年间，最初只有三孔。后因河水泛滥，塌冲河一度决堤，周边村落受损严重，塌冲河也就此改道，汇入泸江河，河面因此宽了数倍，原建的三拱石桥只能延伸至河中，形如断桥。当地民众只能在石桥南端再接木桥，供人通行。但木桥不稳，雨季极易被洪水冲毁。清道光年间，当地续建十四孔桥，与原桥相连，故称“十七孔桥”。古桥上最抢眼的当属中间那座飞檐翘角的阁楼，雄浑大气，桥两端还各有一座两层八角攒尖桥亭(如今仅存一座)，相比中间阁楼要秀气得多。

绕着河岸而行，可以从侧面见到双龙桥不同角度的美。建水当地早已将双龙桥一带变成湿地公园，河岸垂柳依依，繁花似锦，总能成为照片里古桥的映衬。不管角度如何，是远或近，总可令人流连忘返。1965年，桥梁专家茅以升也曾在这河岸观察双龙桥，并在《仪态万千的我国古代桥梁》一书中，将双龙桥列入全国最著名的十余座古桥代表之中。

沿着河岸走到桥头，便可近距离见到双龙桥的古朴。修长的木桥，飞檐翘角的亭宇，墙身斑驳，木刻雕花极为精致。桥身以青石板铺砌，已被岁月洗礼至光滑，两侧栏杆以石条垒成。走到桥中央的阁楼前，只见眼前三层楼阁楼身斑驳，带着岁月痕迹。清咸丰六年(1856年)，原先的桥亭与楼阁均毁于大火，如今所见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建的产物。站在桥上望向河面，河水平滑如镜，桥下的一个分水尖石墩长满杂草，却依旧坚实，直至今日，仍然发挥作用，一次次减缓水流对桥身的冲击。

在滇南地区，双龙桥之美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我到访那天，天色阴沉，并非期待的蓝天白云、一派明媚，但阴郁之下的古桥似乎更显沉静沧桑。如果不是追求所谓的“出片”，阴天的双龙桥更能让人触摸到历史。双龙桥附近的各种摊档、咖啡屋和小店都相当热闹，它们连通着双龙桥与双龙桥火车站，每天都有游客乘坐着建水特有的米轨小火车，从县城的临安站来到这儿。小火车会在双龙桥停留半小时，对于打卡游客来说，站在河岸边拍几张照片已经足够，但要想仔细触摸古桥的每个角落，则远远不够。所以我放弃了小火车，直接选择驾车沿着铁路线前行。在双龙桥流连半天，看着一批批游客跑向车站准备出发下一站时，我也选择开车，同样前往下一站。

站在法式老火车站月台拍摄小火车进站的照片，是许多游客在建水的“网红规定动作”。最好的选择就是双龙桥站的下一站——乡会桥站。乡会桥站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碧石铁路的老车站之一，建于1936年，建筑风格鲜明，是个碧石铁路乃至滇越铁路线上少有的中西合璧式车站，不像主流的法式建筑风格。



来到乡会桥站，站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都是等待拍照打卡的游客。相比之下，百米外的乡会桥极为安静，只有几个游客流连，车站的喧嚣完全与它无关。在乡会桥车站旁的乡道上，便可透过树丛见到乡会桥的侧颜。三拱石桥上是上是对称长廊建筑，这种风雨廊桥在浙东和闽北地区很常见，但在建水，乡会桥是唯一。

乡会桥跨越泸江河，连接东西两岸，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为位于当时建水人参加乡试的必经之路，故名乡会桥。主桥长30米，两侧各有引桥，均长25.3米，桥面宽7米。侧面看乡会桥，宛若一座横跨河上的横向重檐硬山楼阁，但我更喜欢的角度是桥头。光滑石板路通向桥廊，桥廊以条石为基，上砌砖墙，主楼阁名为“文星阁”。

单论桥体，乡会桥显然无法与双龙桥相比，但周遭景致绝不输于后者。站在桥头，眼前流水潺潺，河岸小路清幽，湿地芳草萋萋，一派田园景致。桥头有一座飞檐翘角的中式古建筑，是乡会镇公所。它建于1913年，坐北朝南，为二进四合院格局。它是1949年乡会桥起义的旧址，起义军在此里应外合，夺取镇公所的武器。当年这一地区曾因市集而兴旺，镇公所也因此设在此处。不过如今市集已然搬迁，乡会桥一带也变得冷清。即使乡会桥车站早已成为网红，乡会桥仍然落寞。桥廊内的斑驳痕迹，可以看出乡会桥的沧桑历史。道光元年的《重修乡会桥碑记》记载，乡会桥最先为石桥，后改为木桥，最后改为石拱桥。桥廊分两层，下层供人通过，也可以躲避雨淋日晒，二楼可供观景和居住。

廊桥之美，并不仅仅在外观，还有它对世人的庇护。不管是风雨还是烈日，只要走进桥廊，便可隔绝一切，找到的一方天地。古桥的魅力，恰恰就因为它与这尘世的关联。古桥对尘世的默默相守，在建水以汤伍桥最为典型。它距离乡会桥其实仅有二百米左右，但因为导航并无显示，我起初只能将汤伍村设为目的地。结果车子在乡间狭窄小路穿行，绕了个大弯才到达汤伍村。虽然车程还不到两公里，但简直是“险象环生”，比如一条狭窄小路，两侧都是农田，无法会车，结果中段还停着一辆三轮车，我只能一侧紧贴着三轮车，另一侧轮胎贴着路沿，勉强通过。

在村委会停好车，沿着村中小道走到村外农田，仍然没有见到汤伍桥。两次向田间村民询问，他们都手指前方，让我沿着小道继续走。走了十几分钟才见到小小的汤伍桥，结果在乡会桥一侧的桥头，便可见到不远处的乡会桥火车站，真是白白兜了个大圈。如果从外观和规模来看，汤伍桥并不符合游客打卡的标准。它太过普通，毫无雕饰的简单桥身，矮及脚踝的斑驳桥栏，简简单单的五孔拱形，没有一点“网红”特质。

但它恰恰有着朴素的美，桥身的简洁承载着岁月沧桑，五孔造型配合一个分水尖，经受了又一次次大水冲击，力保乡民通行。从清代到今天，它一直是汤伍村民的重要通道。站在桥上，新插秧的稻田水光粼粼，不远处村落里传来人声与狗吠，背后的县道偶有车子经过，传统与现代就此相连。一辆摩托车从桥面上驶过，我靠边相让，对方冲我点头致意，然后消失于县道。这座古桥曾留下牛车、马车、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印记，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代代人的脚印。它当然没有双龙桥的绝美，也没有不远处乡会桥车站的喧嚣，但这样的默默相守，不正是古桥最大的意义所在吗？

沿着汤伍桥旁的县道前行几分钟，便可见到见龙桥。相比双龙桥，它少了喧嚣，相比乡会桥，它更为简洁，相比汤伍桥，它更具美感。见龙桥是一座石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民国时期重建。据说它最初名叫永安桥，后来取见龙在田之意，易名见龙桥。走近它时，刚好下起小雨。桥头上有大树，树荫遮蔽，也可躲雨。一位骑自行车路过的乡民便站在桥头的石条上，低头看手机顺便躲雨。从他身边走上桥，只见雨水冲刷着早已被岁月磨至光滑的不规则石板，杂草在石板间顽强生长，走上去感觉略滑。桥身中间有砖砌成的简单桥亭，可以遮风挡雨。两个老人席地而坐，一辆自行车靠在墙边，旁边是供奉桥神的供台，上面的雕刻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

站在桥上望向河面，两岸树木茂密，河水伸向远方，一片清幽。走到另一侧桥头，桥头两侧石狮子只剩一只，样子呆萌。桥头的石板路向岸边延伸，与临江步道相连。步道可供乡民平日散步，杂草丛生却见清幽。在岸边找个树丛的缝隙，便可见到见龙桥的全貌。它是一座三孔拱桥，一棵棵小树和杂草在桥身上顽强生长，平添添柔情。桥旁还有一个后建的石拱，是专用的泄洪道。见龙桥脚下的泸江河，河水延伸数千里，千百年来一直是两岸田地的灌溉渠道。乡民们在桥上来来往往，每日辛勤劳作，闲暇时也会像我见到的两个老人一样，在桥亭里席地而坐，享受穿堂风的惬意。

在建水古桥中，我最喜欢的天缘桥与见龙桥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三拱石桥，都有半封闭桥亭，连石狮子都是只剩一个。不过天缘桥规模更大，也更细致精美。我与天缘桥的相见颇为波折，头一天下午开车前往，导航显示还剩两公里时，瓢泼大雨袭来，结果车子停在桥头，却根本见不到桥。等了半天，眼见雨势没有变化，我只能打道回府，次日再来。好在第二天天气不错，虽然有些阴沉，但总算无雨。相比基本处于一条县道旁的双龙桥、乡会桥、汤伍桥和见龙桥，天缘桥位于县城另一侧，距离较远，因此更不为游客所知。但也正因为这样，我可以独享它的美。天缘桥全长121米，宽8米，最大跨径10米，南北引桥均为石板铺砌的缓



建水的桥

叶克飞

坡，各向东西方向延伸。桥面宽7.83米，桥拱用楔形石砌筑，中孔拱高9.5米，其余两孔拱高9米。

乡民也将天缘桥称为“仙人桥”，据说当年建桥时，有百名工匠参与建造，可每天吃饭时却都只有九十九人。等桥建好后，人们在亭阁内青石板上发现几个大脚印，才明白只出力不吃饭的是仙人。这个传说的背后是建桥的艰辛。据说当年乡民在此建桥多次，都被洪水冲垮，直至这座坚实的石拱桥建起，才不再有坍塌之虞。沿着蜿蜒坡道走到重檐四方八角攒尖的桥亭内，亭内石碑上刻有当年捐资建桥者的姓名，密密麻麻，仍依稀可辨。另一座石碑刻有“天缘桥”三个大字，为时任临安知府栗尔璋题写。顶端斗拱精美，藻井也绘有阴阳太极和各种图案。

桥的一侧坡道上还有一座碑亭，七块大小石碑记录建桥和重建之事。碑文上写道：“天缘桥者肇建于雍正戊申之岁”，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年)。关于“天缘”之名，则有“成于不日，众以为若非天假之缘，从善者众，焉能共襄盛举”的记载。当年建桥之不易，从“建桥耗金四千，工二十万”的记录中也可看出。此外，秀丽楷书还记载了天缘桥所在马军村的乡民公约以及护桥守则。

在桥上走上一转，绕到河对岸，侧面所见的天缘桥既有对称的秀美，也有相当气势。中孔处雕有一个小小的龙头。出于好奇，我又转到另一边看它的侧面，发现中孔处雕着龙尾。桥头的石狮只剩一个，头部也遭破坏，十分可惜。也正是河岸边看天缘桥，才能发现古人的智慧。天缘桥位于河道狭口处，可以缩短石桥跨度，减少桥孔，还能节省工料，利于施工。因为桥墩不可避免会占用水道，所以桥拱尽量高挑和宽阔，以便泄洪。

如今的天缘桥，已不再是乡民们的必经之路。桥边一条水泥桥跨越河面，可供汽车与行人通过。石桥更像一座纪念碑，坐看周遭村落的变化。桥旁的水田里，乡民正在劳作，一如他们的祖先，也是天缘桥数百年间见过的场景。我在建水探访的最后的一座古桥，同样也已经失去了通行意义，但仍然是古村落的一部分，它就是位于团山村外的团山桥。

团山村是建水米轨小火车的最后一站，团山桥就在车站旁，隐于树丛之中，很容易被错过。旁边是新修的柏油马路，人来车往，早已不需要从团山桥通行。团山村是典型的法式车站，屋檐却飞檐翘角，相当有趣。团山桥一侧坡道紧挨着火车站轨，象征着人类现代文明的铁轨与象征着古老传统的石桥平行，共同记录着团山村的历史与荣光。团山村位于建水古城以西13公里处，历史上是彝族的居住地，彝语称“突舍尔”，意为“藏金埋银之地”。明洪武年间，张氏族人自江西迁居至此，与当地彝族和睦相处，团山村也形成了汉彝两族聚居的传统村落。

张家家族长于经商，创办“天吉昌”商号，主营锡业交易，因此富甲一方。注重乡情的团山人，发达后不忘回家兴建大宅，如今被列入全国文保的团山古建筑群也逐漸兴建形成。张家花园、张氏宗祠、将军府、皇恩府、秀才府、司马第和保统府等建筑，都堪称滇南建筑瑰宝。

有近二十个天井、110多间房屋的张家花园，随处可见精美花窗与雕饰，融合了江西民居与彝族特色。藻井与重檐都极其精致的保统府，兼具防御与古典美的寨门，还有古朴的张氏宗祠，可谓各擅胜场。行走在古村落里，宛若进入建筑大观园。相比之下，团山桥没有村内民居建筑的精美，完全走简洁风。它并非拱桥，桥身平直，五个桥拱都带有分水尖。桥下泸江河时常断流，露出一片青草地。光绪年间，正是团山张氏显赫之时，“天吉昌”商号跻身临安八大商号，规模仅次于临安首富朱家的“朱恒泰”商号。可惜后来时局动荡，“天吉昌”香港分号关闭，引发钱庄追索贷款。1927年，“天吉昌”破产，曾见证近代民营工商业与古村落建设相结合的张氏家族就此衰落。

荣耀终有尽时，建筑也有破败的一天，倒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团山桥，始终立于村口，见证着岁月变迁。建水的古桥多半如此，即便沧海桑田，即使早已失却了通行功能，却仍然是历史的见证。

坡，各向东西方向延伸。桥面宽7.83米，桥拱用楔形石砌筑，中孔拱高9.5米，其余两孔拱高9米。

乡民也将天缘桥称为“仙人桥”，据说当年建桥时，有百名工匠参与建造，可每天吃饭时却都只有九十九人。等桥建好后，人们在亭阁内青石板上发现几个大脚印，才明白只出力不吃饭的是仙人。这个传说的背后是建桥的艰辛。据说当年乡民在此建桥多次，都被洪水冲垮，直至这座坚实的石拱桥建起，才不再有坍塌之虞。沿着蜿蜒坡道走到重檐四方八角攒尖的桥亭内，亭内石碑上刻有当年捐资建桥者的姓名，密密麻麻，仍依稀可辨。另一座石碑刻有“天缘桥”三个大字，为时任临安知府栗尔璋题写。顶端斗拱精美，藻井也绘有阴阳太极和各种图案。

桥的一侧坡道上还有一座碑亭，七块大小石碑记录建桥和重建之事。碑文上写道：“天缘桥者肇建于雍正戊申之岁”，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年)。关于“天缘”之名，则有“成于不日，众以为若非天假之缘，从善者众，焉能共襄盛举”的记载。当年建桥之不易，从“建桥耗金四千，工二十万”的记录中也可看出。此外，秀丽楷书还记载了天缘桥所在马军村的乡民公约以及护桥守则。

在桥上走上一转，绕到河对岸，侧面所见的天缘桥既有对称的秀美，也有相当气势。中孔处雕有一个小小的龙头。出于好奇，我又转到另一边看它的侧面，发现中孔处雕着龙尾。桥头的石狮只剩一个，头部也遭破坏，十分可惜。也正是河岸边看天缘桥，才能发现古人的智慧。天缘桥位于河道狭口处，可以缩短石桥跨度，减少桥孔，还能节省工料，利于施工。因为桥墩不可避免会占用水道，所以桥拱尽量高挑和宽阔，以便泄洪。

如今的天缘桥，已不再是乡民们的必经之路。桥边一条水泥桥跨越河面，可供汽车与行人通过。石桥更像一座纪念碑，坐看周遭村落的变化。桥旁的水田里，乡民正在劳作，一如他们的祖先，也是天缘桥数百年间见过的场景。我在建水探访的最后的一座古桥，同样也已经失去了通行意义，但仍然是古村落的一部分，它就是位于团山村外的团山桥。

团山村是建水米轨小火车的最后一站，团山桥就在车站旁，隐于树丛之中，很容易被错过。旁边是新修的柏油马路，人来车往，早已不需要从团山桥通行。团山村是典型的法式车站，屋檐却飞檐翘角，相当有趣。团山桥一侧坡道紧挨着火车站轨，象征着人类现代文明的铁轨与象征着古老传统的石桥平行，共同记录着团山村的历史与荣光。团山村位于建水古城以西13公里处，历史上是彝族的居住地，彝语称“突舍尔”，意为“藏金埋银之地”。明洪武年间，张氏族人自江西迁居至此，与当地彝族和睦相处，团山村也形成了汉彝两族聚居的传统村落。

张家家族长于经商，创办“天吉昌”商号，主营锡业交易，因此富甲一方。注重乡情的团山人，发达后不忘回家兴建大宅，如今被列入全国文保的团山古建筑群也逐漸兴建形成。张家花园、张氏宗祠、将军府、皇恩府、秀才府、司马第和保统府等建筑，都堪称滇南建筑瑰宝。

有近二十个天井、110多间房屋的张家花园，随处可见精美花窗与雕饰，融合了江西民居与彝族特色。藻井与重檐都极其精致的保统府，兼具防御与古典美的寨门，还有古朴的张氏宗祠，可谓各擅胜场。行走在古村落里，宛若进入建筑大观园。相比之下，团山桥没有村内民居建筑的精美，完全走简洁风。它并非拱桥，桥身平直，五个桥拱都带有分水尖。桥下泸江河时常断流，露出一片青草地。光绪年间，正是团山张氏显赫之时，“天吉昌”商号跻身临安八大商号，规模仅次于临安首富朱家的“朱恒泰”商号。可惜后来时局动荡，“天吉昌”香港分号关闭，引发钱庄追索贷款。1927年，“天吉昌”破产，曾见证近代民营工商业与古村落建设相结合的张氏家族就此衰落。

荣耀终有尽时，建筑也有破败的一天，倒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团山桥，始终立于村口，见证着岁月变迁。建水的古桥多半如此，即便沧海桑田，即使早已失却了通行功能，却仍然是历史的见证。

图为双龙桥与桥上楼阁细节，均 叶克飞 摄
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